北平故宮博物院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土金木火水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牲體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鬻雞豚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揚子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亾其不亾者僥倖而已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而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君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盡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是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是所以爲人之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一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者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一而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惡去聲樂音洛强上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齊丘忌人視齊桓公曰願王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
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
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
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
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
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
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
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
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
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
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
謂韓弘寧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
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
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
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是絶物也湯出而放桀武王伐紂今稱述
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
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
公蓋與爲昏而見其强
故湯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
恥受命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
國不修德以自强其殷懃放昔若效大
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
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
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盛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

天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大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十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也○此章言不能自彊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者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蓋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其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鸇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病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亡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上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在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也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蓋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蓋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況於爲之疆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其民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揜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耗○良善也眸子曰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振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狥人徒爲失已○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也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

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將體辱親雖百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若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正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與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貧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是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堯舜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于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本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不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允人舜所難也爲人蓋已言之爲子則愈密矣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嚚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盡事親之道其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雖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當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步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洹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毋以一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言毋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蹈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禦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仇孰寇仇何服之有極窮也寇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鋼欒盈也○潛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溝乎孟子曰王庶幾言之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亡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正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宜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蔡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於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主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奚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先以為大事而必誠愛信不使小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持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力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習心盡屏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蝟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又不可以徑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頗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辭不辭之實穀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辭者惟穀賢爲不辭之實或曰有而無實者不辭故穀賢爲不辭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耳 苟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水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既明人倫既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既明人倫既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既明人倫既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邦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二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所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而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盡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大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侯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儒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日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孟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事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位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强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較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再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學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也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豈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信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宜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因其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窺視也望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昼乞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恝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平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文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殆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士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之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失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天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將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行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孝性其能之○又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戀父母是以不告也

戀面類反○詩鄘風蝃蝀篇之辭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蓋舜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爲舜者已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而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孟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弦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爾怩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抵都禮反怩女六反怩宜尼與
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
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
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
去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言也績功也
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
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
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
其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
妻也象使舜治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
琴喜既正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怩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舜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校又音教畜許六反○校入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遵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者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知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稱與爲惡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營道寧鄉有庳之

地也未見是石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于象有似于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之師
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
魚及反〇歲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
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
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
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
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
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
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過上
也窈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
音咸皆蒙自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
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
不以堯
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
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
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
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
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予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篇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于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孟子之至孝大至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其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天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声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洛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考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者之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視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改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人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立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葬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言湯所都也

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受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駟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色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僅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瞿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子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人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蓋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號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在位回反內音納說音悅○書曰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以當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余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己其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者伊尹以創業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之遠猶慮道也近謂任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

已伊尹言皆以劉烹要湯之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三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是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孟子言天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篇亦皆所論文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塲條是載言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事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環衛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讐○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寵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雖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聲○不說不宗所其國也也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曰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自主於近臣以其所爲主觀近臣以其所主考孔子主於臣瘠環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考孔子主於臣瘠環與侍人瘠環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之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以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其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非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考孟子直以事理反復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百里奚不遇之時歸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入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人率類此其意以爲不如孟子之心深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七九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注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塗音途頑者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義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皆預○何事非君治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猶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事以見其人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特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人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者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振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併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而皆爲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八等北宮錡之制止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出以下地狹之制也不能附庸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諸侯之附庸者若干秋郯魯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公氏曰三孟之內亦制都邑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一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卿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食音嗣○復得也一夫一婦佃用百畝加之以養養老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夫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亦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義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illegible]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illegible]何欲盡信而何爲之辭乎然其[illegible]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交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之也貴[illegible]之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辭

孟獻子[illegible]卿之子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伯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施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又唐言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也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盡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

人君所得專有而[illegible]堯尚見帝而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前上也舜上而見於帝者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

室副宮也堯入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貴上敬下謂之尊尊尊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既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諂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尊賢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

子言尊者之賜而必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也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閑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卻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饑饉之憂接以禮謂辭命恭遜之節孔子受之四

萬章曰今有御其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御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閒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乎

讎讀書作逑逑斂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罔無也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可疑人所用其學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孝宗書引此名越顯越也今書閔作暋暋民二字教書也言殺人而顯越之因取其貨閒殺不畏憲也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而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夏周文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書新簡文錯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簡文錯亂爲然不可考姑闕之耳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獵也若是其殺民盈野若是其殺民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

孟子 卷五 三

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平其殺之不改而後誅之平矣諸侯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平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要義理之中也不連合而盡誅之必合之不義之誅之則失與衆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也[illegible]失與衆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者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衆人乃爲與衆共者乃爲盜者乃推其類至子義之所至盜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衆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魯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干祭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留

奚，大音○淹，因孔子事而反覆辯明也事道有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illegible]

孟子

否也先師下之見孔子事之時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本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者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名斯謚桓靈公衛侯元也孝公孝秋史記言孟軻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納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滿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出其卑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爲委

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吏爲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學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謂主牛羊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反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走窮賤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當而尊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所無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亦曰君之所與也曰君之所與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氏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容色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色也無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仇蓋自是臺無饋道也繼繼不絕焉之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吳氏曰繼繼不絕言不間斷若杓使去聲○蓋言數也鼎肉熟肉也臺未也無使者也蓋言數以君命來饋當拜受之乃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受後來饋時乃使使者出拜而辭之大馬畜仇曰不以人繼待之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繼繼不絕言此不復令臺來致饋也臺賤官也能養賢者未必悅賢能用賢人不能養賢者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乎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屢人繼鼎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饋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饋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畏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贄與贄同○傳通也贄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臣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曰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曰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士辭繆公欲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哉與君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士辭名乘之車也聲○孟子引子思之言以明不言名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見前篇通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矢音扶底詩作砥之假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過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書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待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宗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皆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東谷清明凱涼風

閭閭不周虞望吳歌